

夜空中最亮的星

记者体验高速交警寒夜值守昱岭关

本报记者 沈洁琼 文 王志浩 摄

浙皖昱岭关省际卡点,坐落在绵延的群山中,它是浙江的西大门。跨过卡点,便到了安徽省境内。

冬夜,凛冽的寒风肆无忌惮地在山间呼啸。这里的气温比市区低4度左右。

杭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民警带着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。寒冷、清苦,是他们的工作环境;温暖、团结,是他们的工作信念。

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


冬夜·坚守

20日下午3点,记者从杭州市中心出发,从留下上高速到昱岭关,118公里,开了近2个小时。杭瑞高速蜿蜒在群山中,多桥、多隧道、多临崖路段,更有不断的上下坡与弯道。

伴着夕阳落山,沿途景致很好,温度一直维持在十二三度。

傍晚5点,收费站到了。往安徽方向,出了昱岭关收费站的左手边,有一幢小楼房,一楼办事大厅灯火通明。每天,杭州高速交警一大队的3位民警三班倒地驻守在这里。

这个点,中班民警李勇上岗了,白班民警王峰转为备勤状态。他胃难受了一天,吐了几次,中饭和晚饭都没胃口吃。李勇让他赶紧回寝室休息了。寝室就在二楼,四人间,两个木质高低铺。寝室里的褥子很薄,王峰从家里带来了厚被子和褥子。

王峰是去年冬天转业到这的,初来乍到,他还有些不适应。昱岭关的海拔比较高,我们进山的时候能明显感受到耳压的变化。“有同事刚过来时会出现‘高原反应’,好在我没有。”下了班,这儿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,也就是上上网、看看电视。业务知识他在跟着师傅李勇慢慢学,生活只能靠自己慢慢适应。

人难受,他躺在床上,想早点入睡,可是闭着眼,睡不着。窗外,大型货车不停地驶过,带着房子一起震,轰隆隆的声音听得人闹心。“或许,有一天,我能‘修炼’到把这车来来往往的噪音当作催眠曲听。”王峰自我安慰。



冬夜·尽职

5点40分,太阳完全下山,温度直线下降,6点,室外温度降至4度。为了当晚的采访,记者特意穿了加厚羊毛衫及长款羽绒服。刚上卡点时,似乎并不冷。但很快,事实证明记者还是“轻敌”了。

采访当天是周三,车流量比周末少了三分之二。昱岭关附近旅游资源不少,清凉峰、大明山、湍口温泉,一到周末,车辆就扎堆了。对于驻守在这的交警而言,周末与节假日离他们很远,因为总是要备着最足的警力保畅通。

往来这里的危化品车辆、客运车辆,也都懂规矩,出了收费站,便自觉将车靠边停下,司机下来做个出省登记,再出发。

拦车、示意车子靠边停、跨步上前、立正、敬礼……李勇的一连串动作流畅、标准,经历过18年的军营生涯,即使转业做了交警,还是自带军人气质。

“司机师傅,您先下车。您车上的货物有多高?”“4米多一点……”司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,爬下车子,支吾着说。“按规定,运载货物的高度不能超过4米,请您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”

记者好奇问李勇,怎么判断这车子超高了?他用自己的身高跟我比划了一下,“按我的身高来估算,再加上点经验吧。”

晚上10点,气温降到了零度。尽管穿了厚底的靴子,但是地面的寒气还是慢慢从记者的腿部往上蔓延,没多久,双腿都颤抖起来。

风吃过李勇的脸庞,灯光逼近,李勇的动作还是这样连贯与标准,完成得不折不扣,丝毫没有因为气温低的缘故而减少哪个步骤。

“走,我们去看看桥上、临崖路段有没有霜冻。”李勇招呼记者上了巡逻车。此时,值通宵班的民警吴长胜已经到岗。

从昌化到昱岭关,这是李勇及同事管辖的范围,在这个区域内有大大小小临崖路段、桥梁几十处。在岭下大桥,李勇靠边停了车,他的绿色荧光防护服在夜间特别耀眼。“我们想保护过往司乘人员的安全,我们得保护自身的安全。”

记者跟着下了车,向桥外张望,夜黑得彻底,什么都看不到,抬头看到了一片灿烂星空。他笑着说,这儿的星空,这儿的空气,是我们在这里

唯一的“福利”了。

他用强光手电筒照着路面,用脚踩踩,“这两天白天气好,路面很干燥,看来今天路面情况很好,不会有霜冻了。如果有结冰情况出现,我们会立刻启动预案,通知养护等部门采取措施,例如向路面撒石子,通过车轮碾压石子化冰,实施车辆分流、限速等方式。”

冬夜·温暖

午夜12点,温度计的指针偏向了零下2度。风刮来,脸生疼,记者深吸了一口气,从头凉到脚。

一辆安徽牌照的大货车缓缓驶过了收费站,车子靠边停下了。货车司机下了车,小跑进办事大厅,记者跟了过去。“警察同志,能否给点热水,泡碗面吃?”他搓着手问道。吴长胜刚烧好了一壶热水,“来,我给你泡。”

方便面的香气在大厅里飘散开,打开了吴长胜的记忆阀门。“每年春运期间,我们这里就很热闹。赶着回乡的人们,有时候服务区太挤,就在我们这歇歇脚,讨杯水喝,泡碗面吃。”

很多时候,这种温暖是会互相传递的。2014年大年初三,杭州方向81公里处,团雾引发多车追尾碰撞交通事故。交警们从早上9点一直战斗到下午4点多,来不及吃饭喝水。热心的司机们跑到附近买来了八宝粥、面包递给交警。吴长胜说,那会儿心里很暖很暖。

在李勇记忆中,2013年春运期间晚上8点多,雨很大,青山湖大桥四车追尾,车子撞到收费站,车主们争吵个不停。他接到指令后赶到现场,苏州来的一位年轻男子劈头盖脸就来指责交警出警慢,自己妻子怀孕在车里很冷。李勇二话没说,脱了自己的棉衣给他的妻子裹上。李勇又转身看到一位老人状态不太好,他蹲下身子嘘寒问暖。瞬间,周围安静了。

“他是好警察,我们听他的。”争执没有了,所有当事人都很讲秩序地由李勇处理事故。

“我们用心对待他们,他们就会对我们多份信任,很多看似复杂的事情就能更顺利地处理。”李勇说。

冬夜·希望

凌晨2点,夜未寐,路上的温度已经降至零下4度了。过境的车辆越来越少了,按照规定,为了防止司机疲



劳驾驶,凌晨2点后,客运车辆、危化品车辆禁止上路通行了。

吴长胜开始了新一轮的巡逻。“去路上看看,有没有货车司机悄悄地把车停在隧道口或硬路肩休息。那样太危险,得让他们下高速或者去服务区休息。”

记者又跟着他坐上了巡逻车。车里冰冷冰冷,即使穿着羽绒服,还是感到瑟瑟发抖。

他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,车速稳稳地保持在60公里/小时。他说,自己是一个经历了生死的人。

多年前的那天,大雨,路面积水多,他和同事一车四人上班途中,他开车,车轮一个打滑,车子被撞上了中央护栏又被弹到了边护栏,车子原地转了个圈才停下。两个同事飞了出去,好在命大,两人无恙。

高速交警的工作看似简单,但是危险又无处不在。在这百无聊赖的山岭里,年轻民警得克服工作之外生活的无趣,有家庭的民警得克服对家人的思念与愧疚。从不适应到习惯,从习惯到自然,他们凭着一份热爱互相鼓励与支持,在平凡的岗位上闪耀着自己的光芒。一年复一年,一代传一代。

一圈巡逻回来,需要一个多小时。卡点小楼里的灯依旧明亮。

记者离开时,吴长胜和辅警们一定要把我们送上车。他们说,很感动,在这样的天,我们还记着他们。

远处的夜空中,繁星点点。他们就在这美丽的星空下,不停挥着手,呼吸间,一团团白气清晰可见。

在回去的路上,记者想起吴长胜在执勤中说的一句话:希望今夜值班电话不要响起。

一夜无警,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“褒奖”。

